

京西抗日纪事

● 张家鼎

杏石口夺日本枪

拿石景山来说,有一档“杏石口夺鬼子枪”的事,说的是鬼子在杏石口挖山洞就遇上八路军抢他们的枪,这是真事,我亲眼所见。

那是鬼子投降前一年,老遇到美军飞机来轰炸,为了防止飞机轰炸,也修起防空洞来了。这洞就选在了杏石口,抓来的全是劳工,每天只给二斤豆饼,不给钱不说,还要挨打、受气、挨皮鞭子抽。人们的仇恨在心里快要爆炸了。这时,八路军派了不少游击队的战士也混进劳工队伍,表面卖力气给他们干活,实际上得空儿就下手夺鬼子的枪。

这天,我看见日本的监工头还带

来了两个日本宪兵,派头很大。俩宪兵每人骑一辆芝麻酱色的二六自行车,腰里一边挎着洋刀,一边别着王八盒子,胳膊上套一白箍,写着“宪兵”两字,豆包儿帽儿上还有仨屁股帘儿!来到工地上巡视,看有干活儿的没有,打架的有没有,罢工的有没有。来到工地上,这两家伙把自行车一支,就到周围巡视去了,但他们想不到这儿就有八路军游击队。抗日英雄们看见鬼子宪兵就跟“黑眼丁”一样,他们互相使了使眼色,见鬼子上去了,有两个兄弟抬着筐进去,走到自行车旁看了看,先把气门嘴儿拧了拧,抬起筐就又走。后边又过来俩抬筐的,一人从腰

里抽出一把匕首,往左右看了看,上去照车的前胎和后胎“噌噌”就给割了几个大口子,“嘿!”到时你想骑车去报告也来不及了。

这两个割完车胎抬起筐又走了,上哪去了?在后边悄悄地跟着那两个宪兵,一块儿行动。前边那俩抬筐的先过去给宪兵点头哈腰鞠躬,从怀里摸出两支洋烟请鬼子吸,鬼子假装矜持地站着不接,用手套摆了摆。正在鬼子不注意的当儿,后边两个抬筐的过来,掏出匕首,照准盒子枪的皮套子带就给割断了,提起来转身就从杏石口往八大处山顶上跑,这俩日本宪兵反应过来拔刀要追,只听“啪啪!”两枪,顿时工地上全乱

了,大家喊着:“了不得啦!八路来啦!开了枪啦!快跑吧!”工地上的人呼啦一下全跑了。鬼子慌了,大喊:“快快的!骑车地跑!报告宪兵队!这里八路的大大的!”俩人跑到自行车跟前,可是骑上车怎么也蹬不走,一看,车胎早全割烂了,眼巴巴看着八路把自己的枪抢跑了,可也没招。这是我那年当劳工时见到的最开心的一件事。后来鬼子的防空洞高低也没有修成,那山洞在杏石口南侧小山包,翻过小山包就是福田寺和如今的射击场北面。当时虽说挖的天数不少,可进展不大,没挖多深日本就投降了。后来这里就变成杏石口采石场了。

逃出死人堆当八路

在松堂干活算是幸运,被派到别处去当劳工就不是这样了,我的哥哥张家声回忆他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经过是:

“1942年,旧北平石景山地区闹‘虎力拉’,我能逃出来,真是侥幸捡了一条命。日本鬼子抓劳工,开始还不抓小

孩,后来就不管年纪大小了。我那年还不到十六岁,也被抓了劳工。我们被押解到石景山发电厂西边的山下村,也不知干的是什么工程,后来才知道是修‘丰沙线’铁路。在永定河的河堤上修,四周山上拉着是铁丝网和电网,每隔不远就是一个用席子搭的‘窝棚’,日本鬼子端着大枪站在遮阳棚里,居高临下监视着劳工,只要觉得哪个苦力偷懒儿,不知从哪个岗上就会飞来一枪。有时撒尿解手出了所谓的‘区线’也是一枪,打死了,还说你是要逃跑。我们从早上四点被打起来开始干活,一直干到晚上十点,一天三顿谷壳碎小米熬的粥,菜是‘棺材板’(腌大萝卜),大尾巴蛆爬来爬去。喝的是河水,太阳毒晒,人怎能不得病?一下虎力拉传染开了,开始还有人埋,后来死

人太多了,埋不过来,撒点石灰算是消毒了。

“和我一起抬筐的是个大人,不知道是哪村抓来的,人对我很好,抬筐时总把扁担给我多一点。这天他说:‘兄弟,我上茅房,你先干着,别叫鬼子看见。’他刚从茅房回来,说:‘不行,还得去!’等他第三次回来,刚想抓扁担,一头栽倒就断了气。我们抬了满满的三筐石灰,从头到脚把那死去的苦力给埋葬了,我们又去干活了。

“不会儿,不知从哪儿跑来两只狗,撒着欢儿直奔新埋的死人,我们轰不开,狗吃死人吃红了眼,见活人也咬,没办法,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两条狗扑上去,撕开死人的腹部就啃。到最后,丢下的一堆雪白的人骨和人脑梆骨。看到这些,我想我一定得逃出去。这

天,也是巧,我到大门附近收水泥袋,不会儿换岗来的是个新鬼子,我一看机会来了。鬼子此时抱着枪头朝里接电话,我悄悄绕到他背后,手里拿了两个洋灰袋子,我想,必须以智取胜,我只听他说:‘莫西莫西,莫西莫西……桑骚待斯……’我一动不动,别的岗哨还以为听他训话。大约我觉得他要放下电话的刹那,我从外往里走,一边低头捡东西,他一回头吓了一跳,说:‘嘿!小孩!什么的干活?’,我冲他点了点头,往里一指说:‘太君,太君,纸袋子……’,他说:‘纸袋的不行!开路开路!’,说着用大枪往外轰我,我大摇大摆走出了大门。拐过山边我撒腿就没命地跑,生怕他们发现把我再抓回去,那就没命了。后来我就参加了平西区游击队,当上了地下联络员。

二段伪警反正

张家声小学没上完,日本鬼子来了,进行奴化教育,学日本话,学不好挨打,不敢去上学。找个地方学徒,年纪小贪睡也挨师傅的打。当劳工差一点丧命,从劳工队跑回来躲着。一天,一个大爷来家里,看到家声这样,就跟我妈说:“大妹子,让多哥(家声乳名)到我那儿去吧!离家近,管饭,我们吃啥他吃啥,工钱没有,每月给几个零花儿。干活也不累,就是名儿不好,‘小伙夫’(就是炊事员)”。张家声说:“妈!跟爸爸说,我愿意当伙夫!能吃饱饭。怎么也比当劳工强!”这样,托了那大爷的福才能进去,不算正式警察。家声就在伪警署当了名小伙夫。

1937年7月7日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日本为了强化治安,将北京西山原“五分署”所辖地区划分为十二个段。香山公园里为一段;二段叫分水龙王庙,在今天万安公墓北侧公路拐弯处;三段在玉泉山北的董四墓;四段在颐和园北的黑山扈;五段在温泉;六段在羊屯儿,分东羊屯和西羊屯;七段在小屯,今天北

京四十五中的东边;八段在门头村西口;九段在北辛庄;十段在四平台,今天八大处附近;十一段在磨石口;十二段在五里坨,十段到十二段都属于石景山区。(1945年日本投降后,国民党接收,把段更名为派出所,有的地名一直延续至今。)

那时张家声年方16岁,也不会做饭,只能当个跑腿的,每天拿上玉米面到四王府烧饼铺去烙棒子面饼子。全段数他最小,全是叔叔大爷的,被他们支使着;后来,西山地区闹“八路军游击队”,老警察争着当伙夫,让张家声替他们站岗,也给他换成一身警服,这才成了一个“小警察”。因为他每天去“四王府”加工饼子,有人盯上他了。这天,他刚走到山沟旁的高粱地边上,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:“张家声!”他吓了一跳,抬头一看,这人有三十来岁,说话有点口音,头上扎块羊肚手巾,显得精明强干,自我介绍说:“我姓陈,耳东陈,叫陈树彬。你父亲叫张永海,你在二段里当伙夫,对吧?咱们交个朋友好吗?”张

家声不认识他说:“您是做什么的?我怎么称呼您呢?”老陈说:“朋友,别怕,跟我来!”说着把他带到高粱地深处,四外听了听没动静,压低了嗓子说:“我,就是晋察冀第八区雁翅游击队队长陈树彬,我已经调查你好长时间了,愿意和我们一块打鬼子吗?”当时张家声是又害怕又高兴,原来八路军就是这样呀?他高兴地说:“陈队长,我愿意当八路,我怎么跟您走啊?”陈队长说:“你仍留在二段当警察,了解消息。你从现在开始,就是我们的人了。我代表八路军雁翅游击队欢迎你参加抗日。”老陈然后严肃地说:“张家声,我向你宣布纪律,要守口如瓶,不可对任何人讲,包括你的父母兄弟,明白吗?”然后说:“今后有任务,我直接通知你,你有紧急事马上通知我,我就住在四王府正白旗庙里的西配房,不许告诉任何人!”然后又教给他传递情报的方法和联络暗号,从此他就成了党的地下交通员。

(本版材料由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提供)

